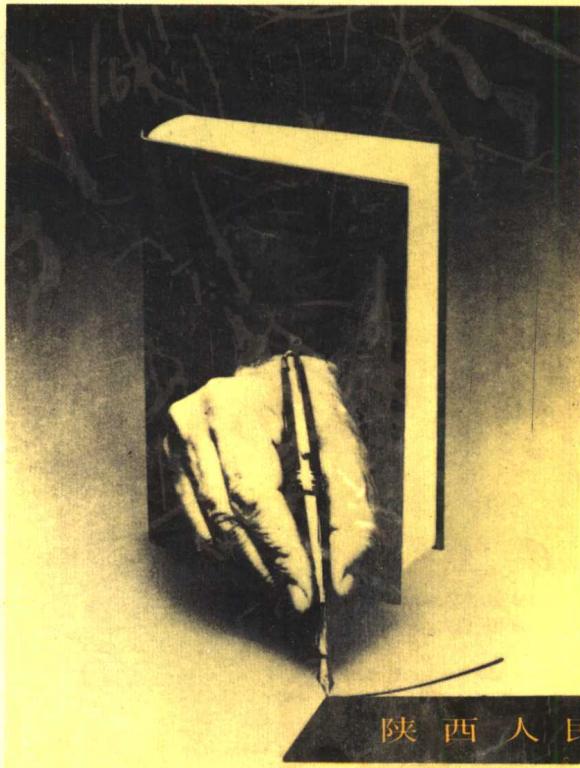


当代批评家评介

冯肖华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当代批评家评介

冯肖华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当代批评家评介

冯肖华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2插页 222千字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1992年1月第1版

印数：1—800

ISBN 7-224-01911-9/R·447

定价：5.95元

序

何 西 来

年初，接到冯肖华从他执教的宝鸡师范学院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写的《当代中年批评家评介》已经完稿，将交出版社出版，希望我能写一篇序言。对于比我年轻的同行的此类请求，只要力所能及，我总是乐于效劳的，何况，冯肖华是我的同乡，在我的家乡工作，有那么一点桑梓情分，私心有所偏焉。

其实，我和肖华不算很熟，只是近一两年有些书信往来，也不多，至今没有见面。新近，读了他寄来的这本书的部分复印件，又读了他的其它一些文章及介绍，对他的情况才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他今年38岁，作过中学教师，曾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此后，即从事于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发表过40多篇文章，有几本书将陆续出版，《当代中年批评家评介》是其中之一。

从性质上看，这本论集该算是批评的批评，它的评说对象是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评论家。过去，人们

一直认为，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评论作家作品。普希金说文学批评是指出作品的优点和缺点，鲁迅称作家为“厨师”，称批评家为“食客”，都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但实际上，文学批评所涉及的领域要远为广泛得多。举凡文学现象，如文学创作、文学历史、文学研究、文学运动、文学斗争等，都在批评家的视野之内，都可以化为他的笔底波澜。与这些现象有关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法律、哲学等，也都在批评家可以涉及、可以评说之列，只不过他们主要从审美的、艺术的、文学的角度着眼罢了。按照这样的理解，不用说，文学批评也可以把自身作为对象，这就是关于批评的批评了。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近几十年间，文学批评对自身的研究与评说，很不发展。到了新时期，文学和文学批评，摆脱了对于“左”倾政治和思想路线的奴婢般的屈从，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思考精神获得了解放，文学批评出现了数十年来少有的繁荣。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批评的批评，才有了相应的发展，形成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引人注目的方面。包括本书在内的冯肖华对当代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研究，就属于这个方面。这说明，他在选择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上，是有较为敏锐的感觉的。

当代评论家就年龄结构来说，由老、中、青三部分人组成。本书论列50余人，绝大部分系中年评论家。

作为一部个人著作，这个面不算小了。不要说评论、分析，单是要把有关材料收集到一起，读一遍，就很不容易。我知道肖华在这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本书在写法上属于概评性质，有述有评。对于每一个评论家的年龄行状，生平事迹，学术成就，论著内容等，作者都作了较为概括的介绍。本书拟名为《当代评论家概观》，部分内容在报刊上发表时，也有标出“概评”或“管窥”字样的，都能见出这样的性质。当文学界对评论家的研究还不深入，人们对有关评论家的情况了解得不全面，不系统，所知甚少的时候，出版这样一本书，是有其参考价值的。不过，既是一本概观或概评性的书，人们就会要求它尽可能全面些。如果求全，则本书的入选名单就会显出某些不足：直到当前仍比较活跃的老一辈评论家未收录，已经过世的不说，仍然健在者如荒煤、冯牧、朱寨、洁泯等，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都是有过突出贡献的。缺了这一块，总会让人感到遗憾。中年评论家中，还有许多成就与影响并不下于已收录者的，也未入书。至于青年评论家，虽有收录，却缺少了近十年来崭露头角，才气横溢，为文坛所注目，且影响相当大的人。当然，论述对象着眼于中年层次的，要补充这一缺憾，不是简单的事。但我想，既然肖华有志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那就再花一些时间，争取再版时，增补一些老年、青年和少许中年评论家的内容，使本书收录的名单更全面。

些，无论如何，是值得的。

像作家一样，每一个评论家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和文体风格。只要不屈从于某种外来的强制和规范，这种特点和风格就会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从而不仅使评论家互相区别，而且使整个批评园地显得生机蓬勃，异采纷呈。冯肖华在这本书里是注意到这一点的。如对于董健的学术个性作了这样的概括：“董健的评论和研究工作的走向大致为‘两线并存’发展式，即以当代文学史、当代作家作品和戏剧文学理论、戏剧作家与作品为基本研究对象，沿着这两条线索逐渐发展。在这些研究领域里，董健以其执着的钻研精神，深入到研究客体的内部，开掘出不为人开掘的东西，构成了他文学评论和戏剧研究的深沉、浑厚而又文笔犀利的基本特色。”评周良沛，他注意到：“周良沛是当代很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同时也是位富有个性的诗论家。他以亲身创作感受为触角，以行云流水般的灵感来品诗，所以与专注于诗歌理论研究的诗论家有很大的不同，显示了他独特的批评风格。”论王愚，他既看到王愚兼有编辑家和评论家的双重身分，以及两种身分“相互融补，相互促进”的关系，更强调了王愚作为编辑家的“眼力”、“杂学”和“胸怀”，强调了王愚作为批评家的特点是：“运用历史、美学观点考察文学现象和评论文学作品，注重文学和文学作品与生活、时代和人的复杂关系，特别注意文学怎样通过自

身的规律，去影响人们的审美水平。以生活和人的复杂性去探讨作家和作品表现时代的历史纵深感和审美自觉性，以此来透视文学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作用。”说白烨，他以“稳中求新”、“朴中见色”来把握这位年轻评论家的特色，也大致不差。由于比较重视评论家学术个性的探察与勾勒，就使这本书虽属概评性质，却不显枯燥与板滞。当然，肖华对每个评论家的概括是否准确、周详，也还可以讨论，但敢于并且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却是可贵的。

总之，在我看来，这本书自有它的价值，值得向读者推荐。如果不局限于本书，而是着眼于肖华的整个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着眼于他将来的发展，作为比他年长几岁的同行，似乎也可以提一点希望，如有必要继续加强理论的和哲学的能力训练等。因为没有对肖华的全部论著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不敢说这话都在点子上，但区区芹意，聊以共勉罢。

1990年4月18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目 录

他获得了独立的批评意识和思考精神	
——谢冕诗论的个性特色	(1)
诗论，从自己的艺术感受出发	
——周良沛诗歌评论印象	(8)
晓雪诗歌评论管窥	(13)
致力高层次的诗歌美学批评	
——杨匡汉批评个性魔视	(17)
不断开掘，不断超越	
——孙绍振诗学观的一个新点	(21)
创作与评论的相为互补	
——杨匡满文学评论一魔	(25)
在多项选择中建构自己的批评体系	
——论张韧的小说批评	(29)
李子云：宣泄感受与谦和隽秀的小说评论特色	(35)
刘思谦中篇小说研究谈	(40)
蒋守谦小说评论印象	(43)
王行人小说评论概说	(46)

陈美兰长篇小说研究小记	(51)
余树森：对散文创作和评论的挚爱追求	(55)
董健的戏剧和当代文学研究	(58)
小谈王新民的当代戏剧研究	(64)
深邃的思想，独到的见解	
——陈辽文学评论概观	(68)
“三点一线”的研究格局	
——范伯群批评个性	(76)
辛勤的开掘，不断的创新	
——潘旭澜文学评论特色	(82)
略论曾华鹏的文学批评	(86)
张炯：当代文学研究的“纤夫”	(92)
富于诗意的评论	
——阎纲理论批评风格谈	(95)
宏观思维与史家的眼光	
——何西来批评观窥探	(99)
陈丹晨文学研究述略	(104)
顾骥文学评论侧评	(108)
文化——审美批评定势的构建	
——藤云文学评论的艺术追求	(111)
他甘愿当新时期文学的“吹鼓手”	
——陈骏涛理论批评探析	(115)
说王愚	(120)
质朴中显现力度，真切中蕴含性灵	
——肖云儒文学评论扫描	(125)
撑筏苦渡意不屈	

——李星印象	(135)
胡德培：探索艺术规律的执著追求者	(140)
刘建军理论批评的现实主义特色	(145)
多领域 多交叉 多成果	
——艾斐文学评论管窥	(151)
立足“勤”“博”，致力“深”“专”	
——吴功正的文学评论特色	(159)
曾镇南批评观的“两个参照系”	(164)
雷达现实主义批评观说略	(169)
何镇邦文学评论特色	(174)
稳中求新，朴中见色	
——白烨文学评论概评	(179)
略论马德俊的当代文学研究	(184)
当代文学史家王庆生	(191)
他以微光点燃烛火	
——记吴重阳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195)
蒙万夫：淳厚的人品与朴实的文品	(200)
洪子诚当代文学研究述略	(205)
杨桂欣：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批评风格	(210)
金开诚文艺心理学研究侧记	(214)
略论林兴宅文学研究的成就	(219)
鲁枢元：创作心理学研究的开拓者	(225)
畅广元：执著于文艺心理学的建构	(230)
陈孝英的喜剧美学研究	(236)
谈刘锡庆的写作学研究	(240)
严谨厚实的文风 宽广深沉的内容	

——严家炎现代文学研究论	(245)
论丁东纲的茅盾研究及其它	(251)
张华鲁迅研究评说	(256)
傅正乾：郭沫若研究道路上足迹明显的跋涉者	(260)
郭志刚的孙犁研究略评	(268)
“不回避问题，知难而上”	
——吴小美鲁迅研究及其它	(272)
得益于前辈的新突破	
——王富仁鲁迅研究	(278)
理论批评家的历史贡献与自身的建设	
——答冯肖华同志	(284)
评论家主要著作附录	(292)
后记	(309)

他获得了独立的批评意识和思考精神

——谢冕诗论的个性特色

在如潮似涌的当代诗坛上，谢冕以高亢明亮的调子唱出了诗论的新声，在诗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可以毫不讳言地说，谢冕是一位获得了独立批评意识和思考精神，有思想、有见地的诗论家，他的一系列批评文章，在伴随着争论、辩驳的同时，给诗歌界带来了生气、活气，首当其冲地拓开了诗论之空间。

谢冕喜欢新诗的创作是在中学时代，那时因诅咒黑暗而撰文写了《秋日公园》，发表在福州省报，从此，16岁的谢冕开始诗与散文的创作。1948年福州解放后，谢冕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文化、文艺工作。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任助教。现为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大学时代，谢冕受“五四”革命传统的熏陶，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知识，并在文学前辈的扶掖下，与他人一起编写了《新诗发展概况》。这对他后来的文学活动打下了基础，并且影响了他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以此，谢冕鬼使神差地开始了诗

歌批评，“竟写起诗评来了”。这时期他先后发表的诗评集结为《湖岸诗评》，显示了一个年轻诗论者的洞察力和历史眼光。同时，洋溢于诗评中的生动、流畅的文风，曾受报刊编辑的青睐，因而常应约写稿，较早地显露了他的才华。

成年后的谢冕，虽然身居学府，施展才华于讲台，但他仍密切注视当代诗坛的变幻，以他富于诗人的气质与激情，敏感而又善于作理性沉思的心智，或作诗，或评诗，先后出版了《北京书简》、《共和国的星辰》、《论诗》、《谢冕文学评论选》、《中国现代诗八论》、《地火在依然运行》、《文学的绿色革命》等专著以及《和共和国一起歌唱》、《历史的沉思》、《在新的崛起面前》等有一定分量，引起人们重视的长篇论文。谢冕的这些论文、论著，围绕“诗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诗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予以思考，给诗坛带来了骚动，同时在理论界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面对这些因自己的观点而引起的异乎寻常的反响，谢冕冷静对待，扬长避短，在争论中不断发展，完善自己的理论。因之，上述专著的出现，足以证实谢冕是专注于中国诗歌研究，也是较全面、系统地思考新诗发展的评论家。

较早的《湖岸诗评》，收集了作者对诗集评论、长诗短诗的评论，新诗话、诗人论等不同形式的文章。这些大部分写于五六十年代的诗评，对新中国诗歌创作，尤其是新人新诗作了精当的描述。作者从读诗、品诗的直接感受出发，借助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评判力，来细致地分析诗人诗作的成功经验与不足，通过对诗的意境创造、诗的形象刻画来评价诗作的思想倾向，无论是新人新作，抑或是诗坛老手均作如是观。可以看出，谢冕早期诗论是比较注重于诗艺本身的规律。

新时期开始后，当诗人们噙着泪花赞颂那个金色的胜利之秋时，这位并非诗人，但酷爱诗的诗论家，努力寻求自己的批评个性，以难以遏制的自觉意识，迅速汇入了这宏大的诗的洪流中。正如他说的：“我不是诗人，我又想加入诗人们噙着泪花的狂欢式的合唱。但我更爱诗，也爱写诗的人（尤其是那些受屈辱、受压迫的年轻的诗作者们），我要为他们贡献自己微薄的心力。”他于1977年开始了《北京书简》的写作。标志着他伴随年龄和思考而来的真正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开始。他那深邃而忧愤的思想中，不时跳荡着这样的问题：诗歌已经被那四五个声名狼藉的政治流氓糟蹋得不像样子了。诗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诗本来是什么样子的？“我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那些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们。”《北京书简》带着作者满腔的希冀和苦涩的思考终于问世了，获得了人们的齐声欢迎。这是继建国以来阿垽的《诗是什么》之后出现的第一部系统探讨诗艺的著作，同时也是作者告别以前通俗性书稿的一个突破和超越。全书二十四题，以谈诗与时代，诗与政治，诗与人民，诗与生活，诗与遗产的关系，探讨诗的艺术特征，谈诗评的写作方法三个内容相织而成。作者以他惯用的行云流水，不拘一式的笔触，以他对诗的高瞻远瞩的超前意识来探究诗艺，随兴所至，时有新见。难处猛敲，易处点升，使得全书鳞鳞爪爪却又斐然成章，雅俗共赏，而又真谛迭见。谢冕所作《北京书简》，所凭借的思维武器是“真实”，推而大之，可以说这是作者考察新诗发展的文艺观和批评观。在谢冕的诗论中，处处可见对那些失真的诗的强烈的抨击：“新诗的病，首先是它的失真”。对那些具有真情实感的诗的呼唤：“新诗不能代人民立言，人民在诗中听不到自己的所想和不能说，或是不敢说的

话，人民还要诗干什么？”因而，他的《北京书简》是在“新诗属于人民”的命题下而作的。

谢冕的这一文学观有其普遍性，代表了整个新时期新的文学意识，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与此同时，大多数艺术家在十年动乱后，还没有能完全摆脱过去某种理论的束缚，甩开业已流行的一套观念。他们虽然确认了真实在文学中的地位，但却极少有人去注意这样一个问题：离开了思想感情，艺术风格，创作方法的丰富性，其“真实”必然是片面的和局限的，失去丰富多样而走向统一的“真实”，其实也是失真的开始。因此，谢冕此时的诗评也未完全弃去时代的瘢痕。他对那些缺乏时代气质的，不能发出粗犷的呐喊的诗产生恶感，他把“美的”“华美的诗”，看成与“时代气质”很难统一的东西，认为具有“时代气质”的诗必然是能“发出粗犷的呐喊的诗”。这样，就难免把时代与诗的关系看得简单了些，把诗的审美功能理解的狭隘了些，就难免造成一种“时代气质”与“发出粗犷的呐喊的诗”的统一，繁爱寡情的诗，“美的”诗，“华美的诗”与“时代气质”背离的偏颇之见，反映出谢冕此时矛盾心理的真实心态。诚如他在此书的后半部收尾时表露的那样：“当我构思这篇书简时，我有某种‘不合时宜’之感，到书简写成时，我又有某种‘趋尚时风’之虑。”这是谢冕诗论观弃旧扬新的前兆，也是他将真实与开放相揉并济的开始。

果然，谢冕后来（准确点说从1979年起）连续写下了《和新中国一起歌唱》、《在新的崛起面前》、《失去平静之后》、《新诗的进步》、《历史的沉思》、《论中国新诗传统》等命题庄重、规模宏大的论文。这些文章总的倾向是作者着眼于新诗传统的思考与探求，是从具体诗人诗作的思考，向带有规律

性的历史倾向性问题思考的演进，是由局部的现状的思考，向历史的、系统的范畴延伸。

对某些文学问题的探求如同政治家的改革一样，同样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谢冕的思考使自己失去了平静，也骚扰了文坛的平静。他的文章激动着许多人对纯洁的缪斯的向往，也激怒了一些人对他的指责：“背离传统”，“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道路”。尤其是《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8年5月7日）一文，如一石击水，细浪涟漪。当我们回顾作者的这种十分有意义、有价值、对新诗发展有直接推动和助澜作用的思考与探求时，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真理不掩偏颇的波澜，才使新诗乃至新时期文学顿开茅塞，将真实与开放相糅合，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艺观。谢冕的苦苦探求，其价值也就在于，面对当代诗歌的曲折历程，能以一个批评家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精神，对现实作以历史的回答。他没有将中国新诗的一度覆没，简单地归结为十年动乱以及更长的所谓“左”的干扰问题，而更深刻地探讨总结了新诗发展过程中的自身诸问题，从而把社会的发展与新诗发展过程自身问题的探讨结合起来，摆脱了政治问题归咎于十年动乱，艺术问题也归咎于十年动乱的形而上学方法论。谢冕对传统诗的补新提出了极其重要的论点。他指出，古典诗歌和民歌是新诗发展基础，排斥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发展过程的影响，是片面的。新诗发展的道路不能只有一个基础，一条道路，因为这样会造成新诗的单调与贫乏，那种排除了多种多样的借鉴，排除了多种艺术风格、艺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排除了多种创作方法的运用，是所谓新诗“基础说”的不尽科学和狭隘之处。像谢冕这样对当代诗歌严肃认真，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独立思考精神的批评并不多见。